

4

世纪人物传记故事丛书



黑人之魂——马丁·路德·金

何言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ANJICONGSHU
面向世界
教育读本
JZHU

621482/24

黑人之魂

——马丁·路德·金

何言 编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人物传记故事丛书 第四辑/刘俊峰主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

ISBN 7-5013-1353-9

I. 世… II. 刘… III. 故事-中国-当代-丛书 IV
.1247.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9141 号

书名 世纪人物传记故事丛书(第四辑)
著者 刘俊峰 主编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1/32
印张 60 印张
字数 1050(千字)
版次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7-5013-1353-9/K·235
定价 75 元

前 言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小山上，昔日的奴隶之子和奴隶主之子同坐在友爱的桌前；我梦想有一天就连非正义充斥其间的密西西比州，也会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

1963年8月28日下午，烈日当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25万人聆听着同一个声音。这声音仿佛是从浩瀚上天传来，掠过宽阔的大地，庄严地停在一个人的身上，再由他刮起人们心中自由和梦想的风暴。这个人就是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于1929年1月15日生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黑人牧师家庭。他天资聪颖，幼年就能背诵《圣经》上的许多章节。十六岁中学毕业后，他考入著名的莫尔豪斯男子学院，并且定下当牧师的志向。后来，他先后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克罗塞神学院和波士顿大学，获取系统神学哲学博士学位。1954年就任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座黑人教堂的牧师。从此，马丁投身于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

利、反对种族压迫的斗争。1957年，他发起成立“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并成为该会的首任主席。1968年4月4日，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城的黑人示威游行中，被白人种族主义极端分子暗杀。终年三十九岁。

马丁·路德·金成先是一个基督教和平主义者，而在受到圣雄甘地不合作精神的启示后，形成了他后来闻名于世的非暴力主义。他执著地推行自己的理论，为黑人解放事业而奔走于各地。他使整个世界看到了一种消弭丑恶暴行和偏见的可能。1964年10月，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马丁·路德·金不仅仅是为了黑人，从更高的意义上说，他是人类理想的有力表达者，他获得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这使我们想起英国诗人济慈的诗句：

谁也别想篡夺这个峰顶

除了那些把世界的苦难当作苦难

并且因此而日夜不安的人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与青年.....	(1)
第二章	蒙哥马利的黑人牧师	(14)
第三章	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	(46)
第四章	“我有一个梦想”	(87)
第五章	马丁·路德·金之死.....	(104)
附录一：	马丁·路德·金年谱	
附录二：	推荐书目	

第一章 童年与青年

1929年1月15日，在美国南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一个黑人家庭里，马丁·路德·金诞生了。没有谁能想到，这个黑皮肤的瘦弱的孩子将会成长为影响美国历史的英雄人物。

马丁的家庭是一个普通的南方黑人家庭。他的祖父詹姆斯·艾伯特·金是亚特兰大郊外一个小村庄上的佃农，每年得拿相当数量的收获交租。詹姆斯·金是当时土地制度的牺牲品，他一年到头当牛当马，干到头来还要欠一屁股的债，家里一贫如洗，只能借酒浇愁，惨淡度日。马丁的父亲老马丁·路德·金则靠着个人奋斗与勤俭好学，逐步跨入黑人中产阶层的行列。老马丁只上到小学六年级就被迫辍学了，但是他的脑子好使，体格象一个足球运动员，意志与他的体格一样坚强。凡是能找到的工作，不管多苦多累，他一天到晚拼命干。他对宗教事业十分热忱，于是开始了虔诚的布道。他说：“这是因为内心在驱使我干。”他的岳父亚当·威廉斯是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妻子爱伯塔·威廉斯是一位老师。当威廉斯牧师去世后，老马丁就顺理成

章地顶替他，成了埃比尼泽教堂的牧师。老马丁尽管要抚养家庭，而且担负着繁重的教堂工作，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获得了莫尔豪斯男子学院的学位。后来他成了公民信托公司的董事，也是亚特兰大大学莫尔豪斯男子学院和莫里斯·勃朗学院的财产托管人。老马丁有一次风趣地回忆道：“如果可以不布道，我会成为飞黄腾达的生意人，而不至于是一个两袖清风的牧师。”

人生有时就象是一出戏剧中的角色，其结局如何，我们——上帝创造性意志的工具——尚未能知道，而将要破土而出的种子却早已种下。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黑人民族，包蕴着令人震惊的遭遇，而那些悲剧的因子日益膨胀，成为整个人类群体中一道极深的仇恨的裂缝。马丁·路德·金也注定要品尝到这令人猝不及防的苦痛。

在很小的时候，马丁就尝到了种族隔离的滋味。他常常同一群白人幼童在附近玩耍。到了六岁，大家不得不分开，各自上各自的学校。马丁听到他们说，今后他再也不能同他们一起玩了，因为“你是黑人！”……天真的眼睛湿润了，泪珠流在充满稚气的脸庞上，快乐自由的童年结束了。

幸而，马丁有他父亲的榜样可以仿效，并且从父亲的准则和信念中概括出一句精辟有力的话来：

“如果你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奴隶看待，谁也不可能把你

当奴隶驱使。”

有一次，马丁跟父亲驾车外出，一个警察拦住他们，对老马丁说：“男孩（即 boy，是白人对成年黑人的蔑称），把你的执照拿出来。”老马丁指着坐在一旁的马丁，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回答说：“难道你没有看见？他才是男孩。我是成年男人。”

马丁上了亚特兰大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后来又转到布克·蒂·华盛顿中学。读完十一年级后，他通过了莫尔豪斯男子学院的入学考试。把男孩子送到莫尔豪斯男子学院的黑人家庭非常高兴，他们的自豪感同把男孩子送入哈佛大学的白人家庭的自豪感是一样的。后来，马丁在回忆时经常提到，在莫尔豪斯男子学院求学时期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影响了他的一生。

在莫尔豪斯男子学院初期，他希望将来当一名医生或律师，可以致力于改善黑人的生活条件。他信仰社会准则，而反对教会那一套旨在感动人心的感情主义。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仅有极少数牧师在布道中触及现实的社会问题。

1945年夏天，马丁与一群大学同学去康涅狄格州烟草种植场劳动。他后来谈起那里的自由气氛，说真是沁人心脾，可以随便上哪一个饭馆去吃饭，可以坐在电影院的楼下正厅。回程时，列车驶经南方几个州，他到餐车去吃饭，侍

者把他引到一个后排的座位上，在他面前拉下了一块布帘，把他和别的人隔离开。马丁愤怒地说：“我感觉到那块布帘好象掩盖了我的人格。”

在康涅狄格州时，朋友们要马丁率领他们做祈祷。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逐渐觉察到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召唤他从事神圣的牧师职业，正如诗人惠特曼在《自我之歌》中写道的那样：

“有那种东西在我的内部——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我知道它在我的内部。”

“它的拥抱使我醒觉。”

神秘强大的内在思绪仍只是奔腾咆哮的无序的洪流，需要有坚实的河道指示出明确的方向，才能真正归于更广阔的大海。在马丁走向牧师的犹豫徘徊的路上，学院院长梅斯博士——马丁称他为“精神上的良师益友”——和神学系主任乔治·迪·凯尔西博士的讲道坚定了他的选择。马丁深切领悟到，牧师职务可以把才智上受人尊敬和感情上使人满意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理性和灵性、才智与情感之间的平衡则正是他毕生所追求的目标。现在，他已经靠近自己的目标了。

十七岁时马丁修完大学一年级课程，这时，他对父亲说，圣主已经向他发出召唤，他想成为一名牧师。老马丁又

惊又喜，建议他在埃比尼泽教堂的小礼拜堂作一次试验性布道。消息传开后，不想来了超乎预期的许许多多人，布道不得不转入大礼堂进行。人们没有料想到布道坛后这位年青人的布道会如此精采，梅斯博士后来说：“马丁讲话象个男子汉，不慌不忙，头头是道，有的话很有份量……和他表面的年纪很不相同。”马丁的第一次布道成功了。老马丁高兴得都快疯了，那天夜里，他虔诚地跪在圣像前，卑恭地感谢上帝恩赐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儿子。

马丁对待从事牧师职业这一圣召十分认真，他的性情似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再和女孩子约会，也不去跳舞。他把自己关在室内，不是祷告就是攻读《圣经》。有人猜测他也许是在洗涤自己心灵上的罪孽。总之，马丁开始自觉地把自已的一举一动放置在天主眼前，并严格恪守上帝所立的规矩。其实，如果是一个一般的年轻人，马丁对于要不要接受圣召早就持回避态度了。凡是了解当牧师后有什么影响和后果的人，几乎很少有人会自觉地准备过要求苛刻的清苦生活。马丁明白，说话要有人听从，做事要有人跟随，首先需要你自己的生活是一个言行的楷模。

十九岁时，马丁从莫尔豪斯男子学院毕业了，大家都预计他会继续学习神学，获取哲学博士学位。当时，有四所神

学院愿意收他。结果，他选择了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城的克罗塞神学院。在这个神学院的三年学习期间，他学业平均成绩始终保持优等。而在莫尔豪斯男子学院时，他的成绩并没有这么出色，也许这是圣召的力量开始发挥影响了。一旦探索真旨的阶段已经过去，他前进的步伐也开始稳健有力了。课外时间他还经常去听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哲学讲座，并且大量阅读各种书籍。也正是在这里他首次读到了圣雄甘地的事迹与著作，给了他极深的印象。

神学院的同学们非常钦佩这位成绩优异而又谦虚随和的年青黑人，一致推选马丁为高年级主席——这是第一个黑人大学生赢得这样的荣誉。

1951年6月马丁毕业了，被克罗塞神学院授予班上最优秀学生的称号，并获得一笔研究生奖学金。耶鲁大学和波士顿大学都要收他当研究生。马丁选择了波士顿大学，在哲学和神学方面继续深造。

在马丁二十三岁时，他认识了一位聪明美丽的黑人女孩，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学生珂蕾达·斯科特，也就是将要成为马丁夫人的珂蕾达·斯科特·金。他们是通过音乐学院的一个姑娘介绍认识的。刚开始时，珂蕾达心里颇有些犹豫不定：她所见的牧师大多数心胸偏狭却又装出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马丁不仅是一个牧师，而且是浸信

会的牧师，而珂蕾达则是一个卫理公会教徒。和浸信会不同，卫理公会认为洗礼要完全浸没在水里是不必要的。

出于种种疑虑，珂蕾达对马丁的第一印象并不好：马丁的个子看上去太矮，一点儿也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当他们一起驱车去吃中饭，不几分钟，珂蕾达就把先前的印象全抛在脑后了。在谈话时，马丁容光焕发，谈吐诚恳，才华横溢，大大超出了一般这个年龄的青年学生。珂蕾达很快意识到他不是一个人，而后来的一切都证实了她这敏锐的判断。

随着他们俩人熟悉程度的推进，马丁身上的光点也愈加明亮。如果他果真做错一点事，譬如自私了，粗心了，强烈的自愧会使他坐立不安。只要有会，他就会屡屡道歉，请求宽恕。他认为，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黑人家庭，不能因此而产生优越感，就象在以后的年代里他认为向他涌来的许多荣誉不应属于他个人一样。要是别人为他做了一点事，他会时时放在心上，感激不尽。他十分谦逊，从来不觉得职务胜任，总是小心翼翼，孜孜不倦。即使他后来成为世界著名人物后，也是如此。马丁仍在继续成长。另一方面，马丁又十分开朗活跃，和他呆在一起使人充满了生活的情趣。有时候他故意说东道西，假装爱上了另外一个姑娘，当珂蕾达真的上了钩，要生气了，他马上又来一番甜言蜜语，

让女友转怒为喜，充满了生气勃勃的青春场景。

虽然马丁几次三番说要和珂蕾达结婚，但珂蕾达看出他似乎处在某种矛盾状态中。她听到不少流言，说他要娶另一位亚特兰大的姑娘。那姑娘人品不错，而且她的父母和马丁的双亲关系十分密切。但马丁坚持说：“我父亲希望我娶她，可我要自己作主，自己选择妻子。”他最终选择了珂蕾达，终其一生，俩人相依为命，真诚相爱，直到马丁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于1953年6月在亚拉巴马州马里恩结婚，以后陆续有了四个可爱的孩子：约兰达、马丁路德·金第三、德克斯特·斯科特、伯妮丝·艾伯特·金。

1953年9月，马丁和珂蕾达完婚以后同返波士顿。他们租了一个四室的套间，马丁习惯于在书房内工作，珂蕾达则在卧室里学习。

马丁在波士顿大学孜孜不倦学习的同时，还到哈佛大学去听关于柏拉图的课，并且研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但是马丁的主要精力是放在人格主义哲学研究上。波士顿大学是人格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心。马丁解释说：“这种哲学观点认为，上帝存在的意义可以在人的个性中找到线索。”几年以后，他写道：“这种个人理想主义到今天仍然是我的基本哲学观点……这有助于我抽象地、明晰地构思出具有个性的

上帝的形象，同时也赋予我一种超自然的根基，使我信仰人格的尊严和价值。”马丁终生相信：上帝是无穷无限的，但又是血肉之躯的——是在宇宙空间力争善与美、反对恶与丑的可爱的天使。

马丁自己认为，他思想意识中的转折点，即形成把基督教和平主义与完成各项事业融合在一起的观念，是在哈佛大学听到关于印度圣雄甘地的讲座后才形成的。他对甘地佩服之极，凡是有关甘地和非暴力主义的书，只要能找到，他都会拿来细细阅读。马丁后来写道：“基督赋予我们以生命；甘地则向我们揭示如何让生命发出火花。他坚持黑人要通过非暴力的英勇斗争和用以拯救的仁爱求得自身的解放。”他说：“即使你由于没有自卫而受到鞭打，你的苦难也将有助于救赎其他的人，并清洗你的仇恨。”“仇恨的铁链应该打断。只有把它砸断以后，兄弟般的情谊才得以发芽成长。”象这类警句，在马丁的布道中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并且坚定了非暴力信念。

作为马丁内心信念支柱的，乃是一种爱。各种各样的爱在英语中只有一个词：Love。而马丁对人的爱，是希腊人和早期基督教徒用的 agapē。这个词，即一种对所有人的救赎性的善意态度，一种公正无私的爱；有了这种爱，每一个人都只探觅周围的人的善行和美德。这是一种处在行动中的

爱，是他所热切希望给予他的敌人的一种爱，是一种人间的爱。在谈到人的来世时，马丁说：“不管地狱的温度如何，或者天上的乐园多美好，我关心的只是今生今世在地球上的一切！”

珂蕾达有一段时间学习非常紧张，马丁很体谅她，当起了“家庭主男”。繁重的清洁卫生工作、洗衣服，他全包了。珂蕾达上课之前把衣服泡在盆子里，马丁就利用研究工作的片刻休息把衣服洗了。马丁说这是平衡脑体工作的绝妙方法。当珂蕾达回家时，就会一眼看见迎风招展的“万国旗”了。

做妇女干的家务劳动并没有使马丁感到丢脸，他从来不曾有过不自在的感觉，但也无法使他女性化。美国男性黑人遇到的困难问题之一是，与女性黑人比较起来，他们更难找到一份好工作，直至现在也是如此。而在当时，情况尤其突出。你要找工作，一说是男人，别人就立刻拒之门外。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因而一家之主往往是女的，男的得靠边站。马丁却从来不曾有过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婚后，他说：“我过去要求妻子尊重我，把我看作是户主；现在，我不是已经成了家里的头头么？”说完，夫妻俩都对这有点儿玩弄词藻的“演说”大笑一阵。马丁身子一横，躺了下去，说：“当然，我是说着玩的。婚姻应该建立在平等关系的基础上，

彼此荣辱与共。”

不过，马丁也有点儿夫权思想。他鼓励珂蕾达在各方面表现自己，但不要去工作。他说：“我可以赚到足够的钱，让你和未来的孩子们过得舒舒服服的。”可珂蕾达这回并不理睬马丁的男子汉气概了，连续工作了许多年。后来马丁投身于争取民权的斗争，她所挣的钱就派上大用场了。

当珂蕾达从音乐学院毕业时，她母亲来看望他们俩。马丁建议一起去海滩游乐场玩。他们一会儿骑马，一会儿带着儿子做各种花样溜冰动作，玩得尽情尽兴。岳母大人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从小就井井有条的严肃的年轻人。

马丁他们在波士顿的社交活动基本上仍然只限于在那里学习的南方黑人的圈子里。他们生性开朗，爱交朋友，不禁对波士顿那种冷漠和拘束的气氛不太适应，孤独之感油然而生。

而相比之下，南方人比较胸襟坦荡、热情好客。马丁认识到，只要努力，有可能和白人打成一片。不努力是不行的，因为社会条件尚不成熟，不能够允许白人和黑人待在一起感到没有拘束。于是他们举办一个定期的聚会，每星期一次，称为“哲学俱乐部”。聚会时，先由一位成员朗读论文，然后进行一般性讨论和批评。最初，俱乐部成员全是黑人。